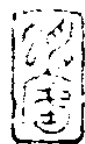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傅雷家书



傅雷家書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家书 / 傅敏编.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688-224-3

I. 傅… II. 傅… III. 傅雷(1908-1966) — 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044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23366354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mm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3

字 数: 337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 范 用

傅雷
家書

责任编辑	郭 栋
封面设计	傅克勤
编辑策划	江奇勇
营销策划	彭守晴

傅雷 (1908 — 1966), 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 译文以传神为特色, 更兼行文流畅, 用字丰富, 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 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 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 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 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 丹纳的《艺术哲学》;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 译作约五百万言, 全部收录于《傅雷译文集》。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 多次再版, 一百余万言的著述已收录于《傅雷文集》。为表示对他著译的由衷礼赞, 近年还出版多种插图珍藏本, 如《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和版画插图珍藏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图文本《巨人三传》。傅雷先生为人坦荡, 禀性刚毅, “文革”之初即受迫害, 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 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 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购书热线: 13605692552

目次

编辑说明

傅 敏 2

不是前言的前言 傅聪家信

16

傅雷夫妇给孩子的信

一九五四年 [四十一通] 32

一九五五年 [十五通] 86

一九五六年 [二十一通] 128

一九五七年 [十二通] 164

一九五八年 [三通] 178

一九五九年 [二通] 182

一九六〇年 [十九通] 187

一九六一年 [二十七通] 210

一九六二年 [二十二通] 277

一九六三年 [十三通] 313

一九六四年 [七通] 326

一九六五年 [十三通] 340

一九六六年 [五通] 363

代跋 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 372

编辑说明

傅 敏

为了纪念父亲诞辰九十五周年，母亲诞辰九十周年，《傅雷全集》即将面世；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重编了《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同时出版。

原三联版《傅雷家书》的编排是以日期为准，然而不少书信很长，往往是数日陆续写就；现在书信的编排以邮寄日期为准。这样，选编了家信二百通：父亲信一百六十一通，母亲信三十九通。中文信分别为一百三十八通和三十八通，其余为英法文信，由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翻译。

与原三联版《傅雷家书》比较，除了调整和改正误植之处外，新增家信三十六通：父亲信十一通，母亲信二十五通。补充内容的信六十九通：父亲信五十九通，母亲信十通。并以残存的六通哥哥家信为前言，楼适夷先生文章为代跋。

全书文中注释为编者所加；方括号内的注解，为金圣华教授或编者的译注。

二〇〇三年元旦

天津社科版附记：

这次出版的《傅雷家书》，是根据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新一版排印的，仅改正个别错字。

二〇〇六年元旦

家书从墨迹开始

種：車一輛，大家全愛了。人呢，果然真是在月台上，苦悶冗長的列車全卸
出，站方將同車，出站時沈伯，再三勸慰我。但回家的三篇事上，人都不住不
睡。故一直抽，重。昨天一夜我們都好睡，時刻，寧靜。今天睡午覺，剛，
睡醒睜眼，又是心驚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廿年未嘗到了，
胸口抽痛，胃裏難過，只有巨首失意的時常有過這經驗。今又一天壯像
大病之後，一點勁都沒得。媽，隨時隨地都悲哀。——那時已經腫得不像樣了，
乾得發痛了，這是忍不住要哭。只說了句：「一天到晚掛着笑臉」，她又嗚咽不成
聲了。真的，孩子，你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掛着笑臉」！——為人怎麼捨得！
老劉到五三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尚未消釋不了。孩子，我虛構了
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全難整，一文沒解
開過我的罪腦，也是不敢向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
真的，巴扎支說得好：有些罪過不能補贖，不能洗刷！

十八日晚

昨夜一上牀，又捏你的童年過了一遍。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全跟我的那麼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沒有幫助；但假使童年的錯犯了很多極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裏裏，對你初婚媽，作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這些都是近一年中事，刻劃的，不過這幾天暫列在腦海中盤旋不去，像惡夢一般。可憐過了四十歲，父親臨終真正完離！

今又一大精神仍未恢復。人生的園是過不定的，常則過以差不多的時辰，又要離園而果了。至於這死天來精神而疲勁，大半是爲了：我位來以愛你係現在這樣愛以深切，而正在這愛以愈厚切而園終偏了，棄了離別！這一園對我，對你將都是位來有過過考驗。別忘了嗎，這樣你不僅是一般的母愛，而尤又因為他爲了你花的血與最多，爲你受的高壓——當然我的過失——最多而且是最深最痛苦。周子以血淚洗出來的花果遲年以送到人間去讓別人去享受，可是在離別的園裡怎麼免得了割捨不下的情結呢？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同过去的，也将不慌做老的，成熟的壮年。幸福你以天
狗厚，任浪涛何打扑都推取不了你，因而冲走了我一部和荒道。可是结果是一回事
与幸福事实又是一回事：儘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终归埋葬不了自己
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告诉你过去的悔恨与热爱呢！
十九日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十九日父亲给傅聪的第一封信墨迹

耳邊風一定要牢記，而且要經過一番思量，我們的信可以收起來，一個人孤
寡的時候，可以不時翻一翻，我們做父母的人，為了兒女，不怕艱難，不怕勞苦，只
要你們好，能夠有助於你們的，我們終盡量去做，希望你們也能多告訴我們，
你們要做的要緊，就是我們的信，我們永遠聯在一起，我們是幾十年紀念者，可
以不日接洽，永遠也聯在一起，隨在你們後面。唱片的Card，我已全部做好，以作家
為主，什麼作品，什麼指揮，什麼樂隊，誰的獨奏，都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放在
哪個櫃子，哪一格內，什麼號數，都寫在唱片袋上，所以要我方便，要歸還
也方便。一共有五百多張唱片，也不算少了。等到房子搬好，爸，還要我做什麼
Card，好像圖文錄一錄，你們看我忙不忙，反正我喜歡工作，沒有事反覺無聊。每天一上午
我愛幫着做雜務，到下午才有時間分配信卷，晚上是我最舒服的時間，連一
句話，可以靜下來看一會。相宜表教三十日起要輪到一個月，家宜表有相宜表，上
人，也老人前就是太煩瑣了，也有時來，我終得清一清，看他年老孤獨，也夠可憐。上
星期日（廿五）柯三、汪西三、魯生，還有你們學生，明早來看我們，我請他們吃冰
淇淋，魯生考進了音樂院，西三仍舊休學一年，柯三此高中畢業了，也不考大學，
現在跟夏國瓊學習，可惜他眼高手低，相當苦悶。想來，想來，還是你們最幸運
的，機會太好了，所以要抓紧时间，不能隨便，使人家對你們的估計愈高，你們
努力愈要加強，我們對你們講了許多，望你們多尊重些，多給我們写信，即是
我們最急切而熱望的。且有一件事要緊，要你們現在起注意，你們現在
要開始學習理財了，每个月的用度，一定要有預算，這是你們實踐
的訓練，不能用過頭，又要積蓄一些，以防不時之需，而且在外，不像在
國內，開銷空虛，不要緊，而是去帳的。希望你們能把握收入，開支也告
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有些補充的意見。不多談了，過幾天再写信
好

你們媽： 七月廿九日

親愛的聰聰：

上星期六（七月廿九日）晚，說三王之內應該有聯名信，果然他寫成一點兒也不錯。廿六日收到信在車中寫的，莫斯科當時由張寧和韓寧寫的，我們多高興，你的信，字跡最清楚，可是不容易得，我們大力欣賞，一個人孤獨了，思想進步了，而你的威想却是大有情愛意。你所賞識的魯太白，白尼多，蘇東波，辛格軒等各大詩人，也是我們所喜愛的，一切都有同感，若是一舉也。等到你有時感到什麼苦悶，寂寞的時候，多、接觸我們祖國的大詩人，可以少些這苦悶，給你溫暖。不知你何日到哈爾濱，一路上招待如何，住在何處。波蘭國慶慶祝一定趕到了，量量，參加的經過情形告訴我們如何？波蘭情，PVA 硬到了一定很高興吧？送給她的禮物，她喜歡么？她倒，祇有這有收到你張卷，的信，飲食起居覺得慣通么？是否已回哈爾濱了？是否已有教授指導？終之，你的一切生活狀況要詳細告訴我們，我們無所不在，在哈爾濱，你在那裏，是否沒有苦悶，不知究竟怎麼回事？臨走時候是冬用得着不多，你相信沒提。今早苦雨，簡直沒有一天不下雨，什麼東西都是一股潮濕味兒，你的琴因此有些琴子發不出聲音，教恩德陳琴，他也沒有動。阿敏的琴也脫膠了，正在修理。這一星期來，他又恢復正常，他也有自知之明，並不固執了，因為我們用他滿欣賞與學習之兩件事，他是平均發展的，把中學教書了，未免可惜，我們贊成他提琴子，要放棄中學，中學也不要放棄，陳又對的看法，雖然如此，以在他似乎想通了，不用情緒了，每天拉琴四小時，餘下的時間看克利斯多夫，還有什麼，偶爾出去看看電影。這次波蘭電影團，Chopin 的青年時代他陪我去看了，有些不足，像編劇有問題，光線太陰暗，還不足理髮時。修理的房子，還有乾燥，還在三樓工作，他對工作有規律，你是知道的，服侍你的作品得了三分之二，每天得十小時以上，發覺九月可出版。近來工作更強了，晚上不容易睡覺，所以他也少做些，他什麼都天規定的做定不可，性格如此，也及如此。一定下來，他也要為你十分百慮的操心，幫助你這樣想那樣，因為他是出過國的人，要把這多的經驗盡量告訴你，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困難。他是極，要得周知，有許多寶貴的好意見，他得告訴你，指導你，提醒你，孩子，千萬別把卷子的信當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傅聰離京赴波後母親的第一封信墨迹

尤其不能忘了。為了身體，為了精神，為了藝術，為了國家的榮譽，你都不能不大，減少你的演出。為這件事，我以接信以來未能安睡，往々為此一夜數驚！

還有你的感情問題怎樣了？來信一字未提，我們卻一日未嘗忘。我知道你的性格，也想像得到你的環境，你一向溫于用情，而即使不採主動，被人追求時也免不了虛榮心感得意，這是人之常情，於藝術家為尤甚，因此更需警惕。你成年已久，到了二十五歲也該理性堅強一些了，單憑一時衝動的行為也該能多克制一些了。不知事實上是否如此？要找永久的伴侶，也得多用理智考慮，勿被感情矇蔽！情人的眼光一結婚就會變，變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想到這著，必招致永久的無窮痛苦。除了藝術以外，你在外做人方面就是這一點使我們擔心。因為這一點也間接影響到國家民族的榮譽，英國人對男女問題的看法始終清教徒氣息很重，想你們也有所覺，知道如何自愛了，自愛即所以振奮父母，振奮國家。

真正的藝術家，名副其實的藝術家，多是在回想中和想像中過他的感情生活的，唯其能把感情生活昇華才給人留下這許多傑作。反覆不已的，有始無終的，沒有結果的戀愛，只會使人變成庸瑣，使人輕薄，使人——至少——對愛情感覺麻木，~~而無形中流於玩世不恭~~，而你知道，玩世不恭的禍害，不說別的，先就使你的藝術頹廢。假如每次都是真刀真槍，那麼精力消耗太大，人壽幾何，全部貢獻給藝術還不夠，怎容你如此浪費！歌德的少年維持之煩惱的故事，你應該記得吧。要是歌德沒有這大智大勇，歷史上也就沒有歌德了。你把十五歲到現在的感懷經歷回想一遍，也會喪然若失了吧。也該換一副眼光，換一種態度，換一種心情，來看待戀愛了吧？——總之，你無論在訂演出合同方面，在感情方面，在政治行動方面，主要得避免「身不由主」，這是你最大的弱點。——在舉國歡騰，慶祝十年建國十年建設十年成就的時節，我寫這封信的心情尤其感觸萬端，非筆墨所能形容。孩子，你重，各方面都重，千萬珍重，千萬自愛！

父：五九年國慶

孩子，十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著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好多話，媽已說了，我不想再重覆，但我還得強調一點，就是：適量的音樂會能刺激你的藝術，提高你的水平；過多的音樂會只能麻痹你的感覺，使你的表演缺少生氣與新鮮感，從而損害你的藝術。你既把藝術看得比生命還重，就該忠於藝術，盡一切可能為保持藝術的完整而奮鬥。這個奮鬥中目前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就是：不能只考慮需要出的一切理由，而要多考慮不宜于多出的一切理由。其次，千萬別做經理人的搖錢樹！他們的一千另一個勸你出台的理由，無非是趁藝術家走紅的時期多賺幾文，哪裡是為真正的藝術著想！一個月七八次乃至八九次音樂會，實在太多了，太的太多了！長此以往大有成為鋼琴匠，甚至奏琴的機器的危險！你的節目存底很快要告罄的，細水長流才是辦法。若是在如此繁忙的出台以外，同時補充新節目，則人非鋼鐵，不消數月，會整個身體垮下來的。沒有了青山，哪還有柴燒，何況息過于勞累就會影響到心情，影響到對藝術的感受。這許多道理想你並非不知道，為什麼不掙扎起來，跟經理人商量——必要時還得堅持——減少一半乃至一半以上的音樂會呢？我猜你會回答我：目前都已答應下來，不能取消，取消了要賠人損失等。可是你能否把已定的音樂會一律推遲一些，中間多一些空隙呢？否則，一臨時病倒，還不是照樣得取消音樂會？難道捐稅和經理人的佣金真是奇重，你每次所得極微，可以非開這麼多音樂會就活不了嗎？來信既說已經站穩腳跟，那末一個月只登台一次至多二次，也不用怕你的名字冷下去。決定性的仗打過了，多打另星的不精粹的仗，除了浪費精力，振鼓經理人以外，毫無用處，不但毫無用處，還會因表演的不夠理想而損害聽眾對你的印象。你如今每次登台都與國家面子有關，個人的榮譽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譽得失事大！你既熱愛祖國，這一點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父親發往倫敦的第一封信（殘存母親抄件墨迹）

親愛的聯：未接來信之前，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痛苦的，你的變化太突然了，令人无从捉摸。我們做父母的，总觉得惭愧，沒有給你什麼好的感受，我們除了中間幾次的愛子之心之外，但願你自覺的醒悟過來。一人在國外對祖國的懷念是深切的，不論做哪一方面，事業方面，都要保持我們中國人傳統的謙虛和大方。來信說已經記過許多地方，開過幾次音樂會，總算得到好評，這當然也是勞動的成果。但這些都不如你上戰場，出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但是你有沒有考慮到，這樣多的音樂會，長此下去，會損傷你的健康，我一個知道的不注意起居飲食，為之演出，可以虛度青春，還要跑來跑西，何其勞累，在傷寒流行時候，也許不注意健康，跟傷寒菌眼，太多的演出，對你學習也有妨礙。照你這樣，一月三、五次，那才有充分時間學習其他東西。須知不進則退，於你是不利的。你應該有打靶，好的目標也可以和商量，所以演出不妨適當休息為主。字可生活清苦些，即制一些力量（對理財方面也要有打靶，要節約，不可加添浪費的惡習）。你這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你孤身海外，更須要處，向長者討教，與朋友商量，千萬不可孤斷行。

吳華沙信供老，有以有時，為信請教問候，你身他得得意學去，切不可忘了他。他之羊，未多病，二作也時斷時續，領事上非常照顧他的身體，沒有給他參加什麼活動。你是向來知道適量，脾氣，只要身體吃得消就工作，二作也適量，這湯與負責，這非我寒苦，睡倒才肯休息。近年來主要是一般身體衰老，神經衰弱，百病叢生，我也不細談了，你看了乾著急也無用。去年今春，阿敏都回來，他學習很勤，苦於事多，氣血虛弱，上學期他參加全校體育運動，中從比賽，活潑得一身一色。今年由學校派往外信學院，專攻英語三年（此處未要多談一年）。他素信說，這環境好，要求也高，就這官舍，就這宿舍，走20多分鐘，以每天往返數次，即疲於奔命，要求我們給他買輛自行車，我考慮一下，認為必要也已答應他。他上學中失憶，你回家去也帶一功勵我們。你的82歲的外婆，今夏七月廿五日在天宮，家事終正寢，老人常令燈台，我在臨終前陪了她兩晚，也算盡了一些兒女的心。你從你這三個月，不眠不休，這你隨時留幾套新衣服，有紀念時帶給我。即日單及人家對你的評價也寄些來。有最近的照片也要。最後希望你好，保重身體，珍重自己，我們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你的，在苦中事，不多談了，再見祝好！

媽，十月一日

（附註：一、信說，這環境好，要求也高，就這官舍，就這宿舍，走20多分鐘，以每天往返數次，即疲於奔命，要求我們給他買輛自行車，我考慮一下，認為必要也已答應他。他上學中失憶，你回家去也帶一功勵我們。你的82歲的外婆，今夏七月廿五日在天宮，家事終正寢，老人常令燈台，我在臨終前陪了她兩晚，也算盡了一些兒女的心。你從你這三個月，不眠不休，這你隨時留幾套新衣服，有紀念時帶給我。即日單及人家對你的評價也寄些來。有最近的照片也要。最後希望你好，保重身體，珍重自己，我們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你的，在苦中事，不多談了，再見祝好！）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母親信函墨迹

石刻畫題材自古代神話，如女媧氏補天，三皇五帝等傳說起，至聖賢、豪傑烈士、諸侯之史實軼事，無所不包。——其中一部分你小時在古書上都讀過。原作每石有數畫，中間連續，不分界限，僅於上角刻有題目，如老萊子採衣娛親，荆軻刺秦王等。惟文字刻劃甚淺，年代刻劃，大半無存；今日之下欲知何畫代表何人故事，非熟悉春秋左傳國策不可；我無此精力，不能為你盡修校據。

武梁祠全部石刻共佔五十餘石，題材極數更遠過於此。我僅有拓片二十餘紙，亦是殘缺，缺漏甚多，茲挑出拓印較好之四紙寄你，但線條仍不夠分明，運動生動飄逸之美幾無從體會，只能說聊勝於無而已。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 父 啓

此中陽文
回車

此種信紙即是木刻印刷，今本不復製造，僅留細看一下。
另附法文說明一份，事係你拉開讀，這地也知道一些中國古美術的梗概與中國史地的常識，希望她為你譯成英文，好解釋給在外國友人聽；我知道大部今應史與雕塑名詞你都不見得會用英文說。——倘若在框內，拓片亦可由常心的壓平，以知用力，拓且抗平，無數數下，以地方神代表原作的細節，將紙完全拉直拉平就會失去平表面目，枋中与你拉細說！

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幻滅」(Le roman expérimental)三部曲從六一年起動手，最近才譯完初稿。第一部已校過，第二部還要改，便是第三部也須再修飾一遍，預計隨完。騰清係在明年四五月間。這五十萬字，前、後、要能到三三年半時間。

文學研究所「有意托」高老教「收入」文學名著叢書，「要重排一遍，所以這幾天我又在忙校至是修改也花了一十天。翻譯工作要做好的，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高老還還在抗戰期間譯出，五二年已重譯一遍，這次是第三次大修了。

此外也寫一篇序。第二次戰後，法國學術界對巴爾扎克的研究已有發展，那種熱情和淵博（三三三三）令人欽佩不置。所以以上這信中間給予許多安慰，像「在字十五」等語，已蒙「代我買一些」因在巴爾扎克研究資料。等語，未信，對當將書單運到巴黎大學，且「先生」確信已在倫敦見過面，託他代辦，將來書款也由他寄給他。

親愛的孩子，

很高興知道你終於放假休息了一下。瑞士原是避暑最好的地方，廿四年前我在日内瓦湖的西端一個小小的法國村莊裏住過一個月，天天看到白雪，Mont Blanc 上的白雪，積雪，使人感到一種涼意，可惜沒有去過瑞士北部的萊湖，聽說比日内瓦湖更美更幽。你從南非來，信上告訴我，去希臘，那兒天氣太熱，不該在夏季去。你們改去遊程倒是聰明的。威尼斯去了沒有？其實意大利北部城以湖也風景秀麗，值小小住幾天。相信這次旅行定能使你感覺新鮮，其沖上洗個痛快澡。拉拉想來特別快樂。她到應自體怎樣？在 Zurich 住得醫院檢查結果又怎麼樣。除了此次的明信片外，她從五月十日起沒有來過信，不知中間有沒有遺失？我寫到 G. A. A. 的信，你們收到沒有？下次寫信來，最好提一筆我信上的編號，別籠統，上說「來信都收到」。最好也提一筆你們上一封信的日期。否則看了信也不知道。七月下旬勃隆斯丹夫人有信來報告你們二月半會面的情形，簡直是排日描寫，不僅詳細，而且事隔五月，字裏行間的感懷還是那麼強烈，看了真感動。世界上這樣真誠，感情這樣深的人是不多見！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父親信函墨迹

to both of you (later on.) Another essential thing during the 'fiangailles' is, in my opinion, to prepare oneself to face + to know the reality,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nice picture created in an innocent youth's imagination. Life is not only full of unexpected, bitter struggles, but also containing so much daily 'ennuis', perhaps more unbearable because this kind of spleen (or boredom) seems so mean, so pitiful, often without cause, that one feels unable to defend oneself. Only with thorough comprehension, enlightened tolerance, constant concessions, everlasting genuine friendship on both sides, having a common view on life, a common noble ideal + conviction, a couple could safely pass through every kind of storms, big or small, on the journey, and live on perfect and harmonious companionship. I suppose you will not be annoyed by being treated as my 'protégée', you understand certainly that we regard you already as one of ours and wish you as happy as possible, at present as well as in future. Write me as often as you like, tell us frankly if you should have any trouble with Ts'ung, we will not scold you or Ts'ung, on the contrary,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explain the eventual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you.

It is really nice of you to suggest to report to us in the future the whereabout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s'ung. As most artists, he is too careless about the material life, and is so 'étourdi' that he never answers our quest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his lodging, his nourishments, etc. He did not even tell us in how many + which countries he had

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父亲英文信函墨迹